

波兰最大媒体报道：华沙尸展遭质疑

【明慧网】2014年3月12日晚，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报》网站以《备受争议的尸展 第一天即遭质疑》为题，报道了当天在华沙市中心化工研究所内举办的人体尸展第一天就遭到民众质疑的新闻。

报道说：研究所内展出的尸体有二百多具，都来源于中国，这种展示中国人尸体和器官的展览，开展第一天就引起波兰华人愤怒，与此同时，波兰法轮功学员质疑这些人可能是被中共谋杀的不同政见者。

报道说：这些尸体的持有者为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来华沙主办展览会的是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波兰华沙化工研究所提供展览场地。展览时间从3月12日至6月结束。

报道说：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持有合法开办展览的文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这些被剥皮的人都是谁？他们发生过什么？是如何死亡的？他们也没有这些死者捐献自己身体的证明。

报道说：这些文件应该保存在美国总部。但经查证发现，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网页上有如下声明：这些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原始身体遗骸都来源于中国警方，中国警方有可能从监狱中获取这些尸体。但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不能独立确认展览中的哪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化工研究所门前，手持横幅要求澄清尸展真相

些尸体是来自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人。本展览中展示的整体或部分人体、内脏器官、胎儿和胚胎均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但对这些尸体和内脏器官、胎儿等组织，第一展览公司只能接受中国合作伙伴的承诺，却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是在中国监狱中被处决的死刑犯人的尸体与组织。

报道最后说：这些尸体极有可能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在传出后的七年时间里中国的修炼人数已高达上亿，对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但是这却引起中共及其党魁的恐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前提下，于1999年7月以莫

须有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法轮功学员注意到，在中国大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附近就建有尸体塑化工厂。法轮功学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活摘器官的尸体经塑化后可能被再一次出售，这是中共魔鬼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

波兰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强烈要求波兰政府调查这些尸体来源，要求对尸体取样做基因检测，要求事实真相，坚决反对打着“科普”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波兰法轮功学员认为这种展览不仅应当关闭，而且应以法律形式被永远取缔。

尸展的真相震惊了波兰各界人士和媒体，法轮功学员受到波兰人权组织和波兰议会的支持。◇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举办讲真相活动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

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向当地市政厅、安全局、警察总署官员及当地市民派发真相资料。◇

一个带给人生命转折的日子

文/吴艳霞

四. 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明慧网】1999年4月25日前后，我正忙于学校运动会，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后来通过我们天津金玉琴和金玉萍姐妹一家的经历，我对“四·二五”事件有了较深的了解，我的人生道路也随之而发生了巨大改变。

当时金家开着一个工厂，俩姐妹和金玉琴的儿女都在修炼法轮功，金玉琴的丈夫赵光很忙，没修炼。对于妻儿炼功，到处弘法，因妻子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邻里关系也特好，丈夫觉得反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从不反对，也没做太多了解。

4月25日那天，因为天津有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天津政府对上访的学员说抓人的命令是北京下的，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金玉琴要去北京上访，赵光就开车送她去北京。

上访的地点在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到那儿一看，人多得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却秩序井然，就像是到了另一世界，就那场面一下就把赵光惊呆了！他是60年代出生的人，一直就处于那种斗争的状态，他原本想自己媳妇肯定也是去慷慨激昂地喊口号，打标语啊，去抗议什么的。可结果，他说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和平、

理智与祥和，一个人、两个人那么静静地可以做到，可上万人，这么大的群体都那样，离开的时候地上连个烟头都没留下，电影里没见过，生活中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改变了。

回来以后，赵光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法轮功，“四·二五”使他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同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的迫害，刚刚开始修炼的他就去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他们夫妇俩，连妹妹一块儿都被抓了，丈夫被劳教了2年，家中就剩下一双14岁和11岁的儿女。

那天我去他们家看孩子，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就担心他们因为父母被关押，受到歧视，问他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呀？可这个刚上中学、本该受父母呵护的男孩却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什么，我们父母没有偷、没有抢、没做任何有害国家和社会的坏事，他们不就讲句真话吗？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出人意料的的话令我惊叹！

我教了18年的书，一直是我高高在上地教育学生，今天孩子们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我惊讶，因

为从没见过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遇事不惊，我说你才多大啊？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他说：“我是修炼人，按师父教的‘真善忍’处处做好人，不怕别人歧视。”

尽管我当时也已修炼法轮功两年多了，但我有26年的党龄，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我也知道它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可那“与党保持一致”的党性还死死地拽着我，当时天津市长在中央电视台说“天津没抓一个人”，我知道他们在跟全国人民撒谎，我们区的学员就被抓了，我却没站出来说真话。孩子的那句“连说真话都被禁忌，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那一刹那，那个操控我半生的“党性”开始被冲破，我发现了远远超越它的力量。◇



图：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虽并未亲历当年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但她认为这

一天也给她的人生带来重大转折。

罗江平生前自述在四川德阳监狱遭受的折磨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四川攀枝花市米易县年仅五十一岁的法轮功学员罗江平，二零一二年一月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被绑架，遭非法判刑，在云南省第一监狱遭脚镣手铐、超强劳动、单独关小号等迫害，生命垂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保外就医”，五天后离世。

下面是罗江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德阳监狱期间写信申诉所述他所遭受的迫害：

我自己也因讲真相发资料于二零零一年二月六日在家里被攀枝花市米易县公安局刑大抓往县公安局，于是开始受“特殊”的“文明对待”是用两副手铐，然后一只手铐一副，两只手各铐一副，悬吊起来两脚一丁点儿着地，长达两天两夜四十八小时。刑讯逼供之后，送进看守所拘留后逮捕，禁闭一年，在这期间得到许多“特别”的体罚抵墙、站马步，每天面壁，打和骂是经常的事，站岗哨兵用沸开水泼我们，吃饭被哨兵丢放许多烟头。每个法轮功修炼者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折磨迫害。更有甚者，二零零二年我县攀莲镇青皮村一女法轮功功友被抓在县公安局看守所，被暴力灌食夺走了生命。

我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被米易县公安局看守所送往德阳监狱受刑，从一进大门就受到“特殊待遇”进门就送入监队，开始严格搜身，天气不好下着雨地上全是污泥，由于法轮功身份“特殊”监狱警察亲自督促“检查成员”动手，把我们自己所带的被褥衣服用品全部毁坏，衣服被褥弄脏，一地全是污泥，说搜疑违禁物品，然后送监室铺床被，铁床上有棍横铁条没有垫子，棉被放上去还要小心呢？人一睡上床铺不能动，一动就有可能从床中间掉下床去，不准我们法轮功学员和任何人说话，回答就是只准说两个字：“到”“是”。

在二零零二年六月期间，也是德阳监狱对在这里的法轮功最黑暗的时刻，“610”办公室流氓狱警们：来了一个强暴的流氓规定：叫我们法轮功弟子们必须称呼是“罪犯”，称呼刑事人员都不行。我们说信仰是自由的，我们没有罪。恶警说：不行，狠狠地弄！然后就把我们强迫弄在操场中央夏天的烈日下暴晒，专叫那些死缓、无期重刑犯几个看管我们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不认罪不行，不给水喝，不准上厕所，有几位老功友被迫屎尿拉在身上，惩罚跑步足球场几百圈。专门迫害我们的流氓犯人们：他们一天三班五班转，来折磨我们，不屈服就禁闭严管加戴刑具不准睡觉，饭不给吃饱。一天一位七十三岁的老功友徐大爷因为牙齿不好，捡了一块打火机上的小铁片削苹果皮，被监督岗看见说他违规了，然后几个恶犯人把徐大爷抓在严管队的楼梯间暴力黑打一顿，而没有一个管教干部出来过问此事。

再往下就是逼迫强制“转化”写三书，不写晚上不准睡觉，白天一直站在烈日下跑操，他们还说：“没有打你们啊！党和政府在挽救你们啊！你们‘认罪’转化吧。”请问：怎么转、怎么化，法轮功修炼讲修真善忍，教人做好事讲真话做实事，做有理智、有修养、有高尚的道德，无私无我的好公民，“转化”转善从恶是不是？把好人转化成坏人是不是？

我在经过半年的“特训”之后下队到本监狱六监区，同样是过“特殊”的“待遇”，晚上睡觉还有特殊身份的人多次看干什么，不准和别人说话，我们法轮功弟子们写的信，要经过“专管”狱警严厉审查分析批准后才能“发信”。字必须一样大，不准写“真、善、忍”三个字，不许用引号标点符号，字也不能写多，我在监狱写给亲人们的信四年来家里没收到一封、双方

音信全无，信件全被“丢失”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在六监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向有关领导反映问题，声明我们全部被关押在监狱的法轮功是无罪无辜的受害者，要求向上级反映我们在监狱中受到非常严重不应该受的折磨。监狱不但不给机会，反之升级加重迫害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扣上“破坏监管次序”的大帽子，几百名狱警武警全体出动，荷枪实弹，大会小会批判。一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转监狱，被转的人眼睛蒙上黑布，嘴上封胶贴口，手被反背铐上；一部份被严管禁闭，再一部份就是用“超级劳动”来折磨，每天强迫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时还加班通夜，第二天一样劳动，我还有五个功友被分去做书车间装订书，每天每人配书五千至七千本任务必须完成，每一百本有四十公分高要一页一页的配，又不能配坏，每天每人要配书几十米高，时间就是十几小时，天天如此，没有休息时间没有星期天，任务做不完就加班。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们被强劳动做书页二天一夜连续劳动三十六个小时不停，晚上不给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加班夜饭吃！一个叫孙俊涛的狱警叫了十几个重刑犯看我们不准我们停一会儿，一直劳动，看我们的重刑犯们转班休息，而这个孙狱警在车间劳动现场，犯人给他铺了一个床休息。◇

广汉市刘前风被非法判刑 三年半 二审维持原判

四川广汉法轮功学员刘前风一审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刘前风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并请正义律师介入，要求二审。广汉法院恶徒拒绝开庭，并维持原判。

“齿轮”、“螺丝钉”与“平庸之恶”

【明慧网】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说：“极权政府的本质，在于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变成行政机器上的齿轮。”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极权统治邪恶的实质，还揭示了被其操控的人的真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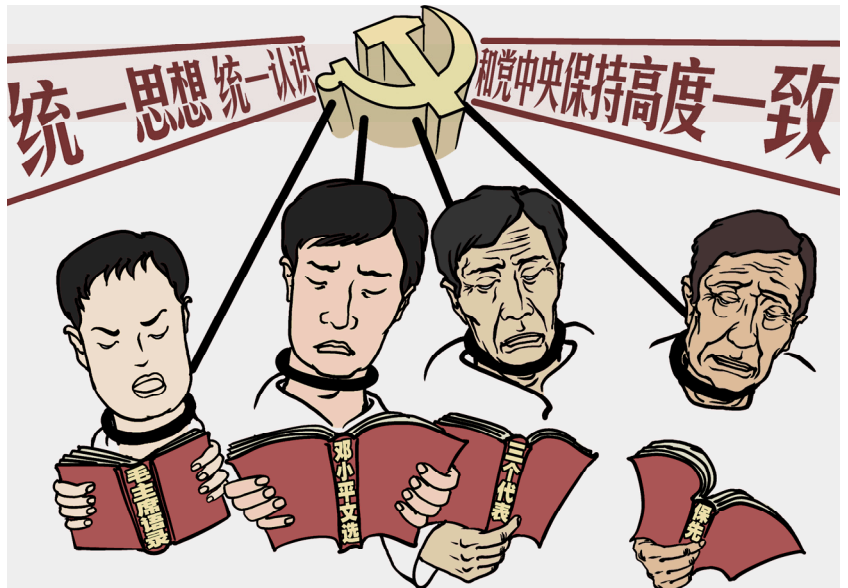
阿伦特的这段论述源于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最终方案”执行者，负责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对几百万犹太人的死负有重要责任。艾希曼在法庭上说，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支，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罢了。”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艾希曼在沿袭纳粹高官统一的狡辩，但阿伦特却看到了艾希曼和“齿轮”之间的实质关联。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没有思想、没有正邪判别能力的平庸之人，除了服从命令以获得晋升外没有其它的动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然而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和顺从，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为此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即：无思的平庸之人，会对权力顺从而行恶。她还指出，这种恶之危害远甚于人类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危害，甚至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阿伦特所说的“无思的平庸”，正是人异化为“齿轮”的要素；而服从，则是“齿轮”的特性。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被著名的“米尔格兰姆实验”（后来又被称为“艾希曼实验”）所证实。实验结果表明，当人服从于一个来自权威的命令时，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残忍的事情，甚至是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感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情。事后了解这些实验对象的心理发现，服从时的人会把自己看作是不用担负道德责任而行的人，仅仅只是外部权威的代理人，从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在犯罪。这种顺从和麻木，显然就是“齿轮”的另一种表述。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些麻木的“齿轮”，纳粹屠杀机器才得以转动起来，于是有了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象制造产品一样有计划、高效率地生产尸体，大屠杀之类的邪恶念头也就得以变成现实。纳粹头目当然知道“齿轮”们对于大屠杀的意义，所以除了用自上而下的命令，还有意运用洗脑术，打乱人的正常思维，打造出更多更纯粹的“齿轮”。

由“齿轮”一词，中国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螺丝钉”，现在很多人都不再怀疑，中共当初提倡人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漫画：《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实质是为了让人们永远成为它的傀儡，它手中驯服的工具。

“螺丝钉”有个更赤裸的说法：“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一上来就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给取消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移交到了中共的手上，这样人们也就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一马当先，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这无疑印证了“米尔格兰姆实验”告诉人们的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服从的人再被灌输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就会毫不犹豫、欢快地作恶。中共用洗脑术催生“平庸之恶”、精心培养艾希曼式的作恶工具的险恶用心由此可见。

由于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现在很少再赤裸裸地提这些话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而是它知道，“螺丝钉”的改造已经完成，屠杀机器随时可以运转起来；或者说平庸之恶的转基因种植已经成功，需要的时候只要稍加诱导就可以开出恶之花。不信看看在迫害法轮功中，经常就有人一面行恶一面叫嚣：“共产党给我钱，我就听它的”、“共产党说不准练就不得练”、“共产党说你犯罪你就有罪”、“我们不讲法律，只讲政治”等等不一而足，其见利忘义、自甘为奴的小丑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配套的就是一系列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如洗脑转化、酷刑折磨、刑讯逼供、造假陷害、枉法裁判，将人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无不将“平庸之恶”发挥到极致，以致纳粹时期的艾希曼们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些中共和纳粹党徒的变异心理和变态行为，充分验证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之恶的观点，即极权政府将人变成“齿轮”、“螺丝钉”的过程，就是摧毁人性、毁灭人的道德良知的过程，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